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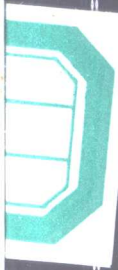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管子 墨子
孙子兵法 孙臆兵法 吴子 尉繚子 鬼谷子
晏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商君书

潜夫论 风俗通义

慎子 尹文子 公孙龙子 人物志 淮南子
论衡 盐铁论 荀子 山海经 搜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抱朴子 内篇 传习录 近思录
梦溪笔谈

时代文艺出版社



潘天论
风俗通义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潜夫论 风俗通义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册书目

潜夫论 (1)

风俗通义 (155)

潜夫论

东汉·王符

目 录

导 读	(5)
赞学第一	(7)
务本第二	(11)
遇利第三	(14)
论荣第四	(16)
贤难第五	(18)
明暗第六	(23)
考绩第七	(25)
思贤第八	(29)
本政第九	(32)
潜叹第十	(35)
忠贵第十一	(39)
浮侈第十二	(43)
慎微第十三	(48)
实贡第十四	(51)
班禄第十五	(54)
述赦第十六	(57)
三式第十七	(64)
爱日第十八	(69)
断讼第十九	(73)
衰制第二十	(77)
劝将第二十一	(79)
救边第二十二	(83)
边议第二十三	(86)
实边第二十四	(90)
卜列第二十五	(93)
巫列第二十六	(97)
相列第二十七	(99)
梦列第二十八	(102)

释难第二十九.....	(105)
交际第三十.....	(109)
明忠第三十一.....	(116)
本训第三十二.....	(120)
德化第三十三.....	(122)
五德志第三十四.....	(125)
志氏姓第三十五.....	(132)
叙录第三十六.....	(148)

导 读

《潜夫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著作。东汉王符著。

王符(约85—162),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末年的思想家、哲学家。少好学,有志操。由于“耿介不同于俗”,不屑于求人荐引,以至终身不仕,著书30余篇,以讥时政得失,因不欲彰显其名,故号其书曰《潜夫论》(《后汉书·王符传》)。

《潜夫论》现存10卷36篇,约20余万字。

全书内容大都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也有的涉及哲学问题的。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他持以“气”为本的宇宙生成论。他认为“气”由“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本训》),再由阴阳之气产生万物,以至于人。又将“气”、“道”并连,而“道之为物也,至神以妙,其为功也,至强以大”(《德化》),因而有二元论倾向。反对“虚论”、“华饰”,主张“名理者必效于实”(《考绩》),反对圣人“生知”之说,认为“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赞学》)。

在政治上,他认为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的原因就是豪强专断,独霸仕途。指出:“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本政》),世间“以阉阁取士”,只是“以族举德,以位命贤”(《论荣》),结果是“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考绩》)。极力强调君主要“知贤”、“用贤”,认为“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考绩》),并提出一套“兼听”、“考功”的任用人才的办法,反映了庶族地主的参政要求。主张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边议》),认为“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本政》),因此,“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

在经济上,他提出崇本抑末的主张,“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认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而“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务本》),要做到“以农桑为本”,关键又在于省徭役,爱惜民力,这是由于民力者乃“民之本”、“国之基”(《爱日》)。

《潜夫论》对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广泛而尖锐的。范晔在《后汉书·

王符传》里评论该书“其指诋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本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书中历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衰世之务”，给后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它的一些极富哲理的成语也为后人称道，如唐代政治家魏征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即出于《明暗》篇。

赞学第一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颡项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璜卞和之资，不琢不璞，不离砾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使巧倕加绳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机杼，则皆成宗庙之器，黼黻之章，可羞于鬼神，可御于王公，而况君子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

天地之间最尊贵的是人，圣人所崇尚的是义，德和义需要依靠智慧而形成，而聪明智慧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即使极其圣明的人，也不是生下来就明白事理的；即使极有才能的人，也不是生下来就具备能力的。所以古书上说：黄帝以风后为师，颡项以老彭为师，帝喾以祝融为师，尧以务成为师，舜以纪后为师，禹以墨如为师，汤以伊尹为师，文王、武王以姜尚为师，周公以庶秀为师，孔子以老聃为师。如果这个话是可信的，那就说明人是不能不拜师学习的。以上列举的十一位君主，都是最高尚的圣人，他们尚且需要经过学习，才能使才智渊博，德行广大，更不要说普通的人了。

所以工匠要想做好活计，必须首先磨利自己的工具；士人要想宣讲道理，必须首先通过读书增长自己的学识。《易传》上说：“君子要通过多多掌握以往的言行来增益自己的德行。”因而人需要学习，就如同器物需要加工一样。夏朝的珍宝“璜”和楚国和氏的美玉“和氏璧”，即使有极其美好的质性，可是不经过切磋琢磨，也不能从普通石头中剥离出来。朝廷举行祭祀等盛典时使用的礼器和服饰，最初不过是山野中生长的树木和蚕茧的丝而已。经过像倕那样的巧匠用绳墨和刀斧来加工，经过女工们的纺织和漂染，就成了宗庙里的器具和鲜丽的朝服，可以用来祭祀先祖鬼神，可以穿在王公贵族们的身上。物品尚且如此，那么具有敦厚良好品质、明

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济乎？

《诗》云：“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是以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箕子陈六极，《国风》歌《北门》，故所谓不忧贫也。岂好贫而弗之忧邪？盖志有所专，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丰厚也，非为嘉饔、美服、淫乐、声色也，乃将以抵其道而返其德也。

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其业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宽卖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贫也；贫厄若彼，而能进学若此者，秀士也。

察机敏才干的君子，如果有好的朋友帮助，有博学善断的老师教育，再用《礼书》、《乐书》来文饰，用《诗经》、《尚书》来引导，用《周易》来辅助，用《春秋》来启发，难道能不融汇贯通，成为匡世之才吗？

《诗经》上说：“看那鸛鷖，边飞边鸣。我为王事，日月不宁，晚睡早起，无辱先人。”所以君子整天孜孜不倦，增益德行，修治功业，不只是为了宣传自己，也是要宣扬祖先的美名，彰显父母的功德。

孔子说：“我曾整日不食，终夜不眠，进行思考，可是没有什么长进，还是不如学习的好。”“如果你去耕作，不免要挨饿；如果你去学习，却会做官。所以君子忧虑的是道术，而不是贫穷。”箕子在国亡之后为周武王讲述治乱休咎的道理，《诗经》中的《北门》篇，抒发作者不得干政的郁闷，可以说是不忧虑贫困。难道他们是喜欢贫穷而不去忧虑吗？这只是因为他们志向专一，只选择重要者的缘故。所以君子所追求的丰厚，不是好的饮食，美的服饰，动听的音乐和漂亮的女色，而是达到自己的志向，增益自己的品德。

道术由学习得来而包藏在书本之中，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懈怠自满而荒废。董仲舒一辈子不过问家中琐事，著名经学家京房整年不出院门，他们所以能专精于学术而光大自己的功业，是因为家境富裕。处于那样富裕优越的环境，还勤奋专精达到这样程度，可算得上是才子了。倪宽在街巷里劳动糊口，匡衡受雇于人而做劳役，是因为他们贫穷。处在那样贫穷困厄的境地，却能致力于学达到这种程度，可算得上是秀士了。

当世学士恒以万计，而究涂者无数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则以贿玷精，贫者则以乏易计，或以丧乱期其年岁，此其所以遽初丧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无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旷日师门者，必无几矣。

夫此四子者，耳目聪明，忠信廉勇，未必无侔也，而及其成名立绩，德音令问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

是故造父疾趋，百步而废，自托乘舆，坐致千里；水师泛轴，解维则溺，自托舟楫，坐济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尽照，及学也，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此则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尔。

夫是被道之于心也，犹火之于人目也。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

当代致力于学术的人常常数以万计，能够坚持到底的却还不到几十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富裕的人常因理财损耗了精力，贫穷的人常因困乏而改变了道路，或因丧葬动乱而耽误了岁月，这就是他们不得不违反治学的初衷而终于停留在童蒙水平的缘故吧？因此，没有董仲舒、京房那样的才质，倪宽、匡衡那样的志向，却试图舍身弃家，盘桓于师门的人，是一定不会学有所成的。

世上未必没有与四位先生耳聪目明、忠直信诚、清廉勇毅水平相接近的人，可惟有他们建树功绩，扬名天下，德泽和美名长久不衰，这是什么原因呢？只是他们把精力专注于先代圣人遗留下来的经典，把心思凝结在孔夫子的教导之中而已。

造父快跑不过百步就得歇息，如果乘坐车上，却可行至千里；熟悉水性的人在水中行车也会沉没，如果坐在船上，却可横渡江河。因此，所谓的君子，并不是天性异于常人，只是他们善于驾驭器物而已。人的天生性情相差本来不大，可是在聪明智慧方面表现出来的距离却相当远，这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才能，而一定是借助了什么东西才会如此。君子的性情，未必是天然贯通的，及至经过学习，就能耳目无所蔽塞，心智无所凝滞，明辨百世治乱得失，而为帝王之师。因为道术本来是明白无误的，君子能够借助于它而显扬自己。

因此，道术对于心智，就像火光对于眼睛一样。在黑暗的洞穴或暗室之中，什么也看不到，等到点燃了旺盛的烛火，各种物品就都明晰可辨了。这是火光照耀的结果，不是眼睛自身的光芒，可是借助火光，眼睛本身也就明亮了。天地的法则，神明的作为，

也。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矣。此则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则为已知矣。

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

昔倕之巧，目茂圆方，心定平直，又造规绳矩墨以诲后人。试使奚仲、公班之徒，释此四度，而效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执规秉矩，错准引绳，则巧同于倕也。是故倕以其心来制规矩，后工以规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几于倕矣。

先圣之智，心达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经典以遗后人。试使贤人君子，解于学问，抱质而行，必弗具也；及使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

是不能直接看到的。学习了圣人的经典，明了了掌握道术的技艺，也就都了然于心了。这是道术的功用，而不是心智的明悉，可人借助于道术，自己也就明智了。

故而在暗室里找东西，最得力的是火；在当今之世，寻求治国之术，最好的是典籍。所谓典籍，就是指引路径的书，是先代圣人制作的。先代圣人得到了道术的真谛来指导自己，他们希望后世贤人也能自我改造，入于正途。所以圣人制作经典遗留给后来的贤人，就像古代的巧匠倕发明圆规曲尺和准绳留给后代的工匠一样。

古时的倕是相当巧慧的，他用眼睛就能测出方圆，用心就能定出平直，又制造出圆规绳墨曲尺来教诲后人。如果让发明车的奚仲和鲁班这样的巧匠舍弃规矩绳墨这四样东西，仿效倕那样自己去定方圆平直，他们是一定做不到的；而一般平庸的工匠，使用规矩绳墨去量圆测方，划线定位，他们的灵巧也可以赶上倕。所以倕是用心来制作圆规曲尺，后代的工匠是以圆规曲尺去合于倕的心，于是遵循尺度的工匠就差不多赶上倕了。

先代圣人的贤明是超凡的，心可以感知万机，天性合于道德，还制造了经书典籍留给后人。如果让贤人君子放弃了学问，依照天性行事，一定不会具备应有的德行与才智；等到他们拜师学习，依照经典来修养自己，也就差不多掌握了聪明通达的智慧，仁德道义的主张。所以圣人是用心智来制作经书典籍，后人是通过经书典籍以求得合于圣人之心的，于是钻研经典的贤人，德行也就接近圣人了。

《诗经》上说：“仰慕高山，追随美行。”“日学月进，超迈贤能。”所以凡是要建功立业、扬名于世，最好的办法就早学习了。

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

务本第二

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烈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

治理国家的大要，最好的是抑制末作而抓住根本，最差的是离开根本而致力于末作。治理国家要以百姓富裕为根本，要以办好教育为基础。百姓富足了才可以进行教化，教育得当才能知道如何行事，百姓贫穷就会作恶，教育不当就会欺诈骗假，接受教育心志就不乱，明白事理就会忠君孝亲。所以贤明君主的办法就是抓住这两条，作为天下大治的基点、国家安顺的祥瑞。

富足百姓，以耕织为本，以浮游诸业为末；工艺制造，以便于使用为本，以雕琢装饰为末；行商作贾，以货物流通为本，以倒卖奇缺为末。这三项都能抓住根本而离弃其末百姓就会富足，背离根本固守其末百姓就会贫穷；贫穷困厄就会把善忘在脑后，富裕安乐就容易接受教化。教育训导，以道德仁义为本，以巧言善辩为末；言谈话语，以诚实安顺为本，以诡辩巧语为末；行为杰出的士子，以孝敬长辈、和顺兄弟为本，以交友游荡为末；孝亲敬长，以使之得到安养为本，以铺张炫耀为末；作为臣子，以忠诚正直为本，以谄媚亲近为末。在这五个方面能固守根本远斥其末，仁义之风就会兴起；舍弃根本固守其末，道德就会崩溃。慎守根本略事其末还算可以，舍弃根本专务其末就坏事了。

顺应天的运行，从大地中取利，使六畜按时生长，百物聚集于田野，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从事浮游末作之事，而从百姓身上

民利，此贫邦之源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伤之，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计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物，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而国平矣。

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惑蒙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

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蠢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

取利，这是国家贫弱的根源。忠直诚信而又谨慎，这是德行仁义的基础；虚伪诡诈，这是败坏道义的根源。所以努力耕作是为了国家富强，现在百姓离开了农桑，从事于浮游未业，千方百计谋取私利，使财富集中在一家，虽然私人富有了，国家的财政却更困难了。工匠的职能是制造供人使用的器具。器具以方便使用为佳，以坚固耐用为优。现在的工匠却喜欢制造雕琢的器具，用各种工艺加以修饰，以欺骗民众而谋取财富，虽然这对于奸猾的工匠有利，国家却更困乏了。商业的职能是流通货物，货物以实用为本份，以结实牢固为重要。现在商人争相出卖没有用处的货物、奢侈淫巧的产品，来迷惑百姓而求取财产，虽然投机商人的产业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却更少了。这三种做法，表面上对于个人有勤劳致富的名声，实际上却有损害民众削弱国家的后果。所以执政的人要认真督察工匠商人，不让他们从事奢淫伪饰之业；要困扰贬损浮游行业，不使财利集中于他们之手；要宽缓、扶持农民，提高读书人的地位，这样才可以使百姓富裕、国家安定。

教育训导，是为了推广道术而尊崇德义。现在治学的人，却喜欢谈论虚无缥缈之事，争相写作雕饰华美的文章，以求被世人看重。众人见识不高，跟着盲目的吹捧，这是最能损害道德仁义，而迷惑无知之人的。诗歌赋颂，是用来歌咏善恶的品行，宣泄喜怒哀乐情感的，所以要温文尔雅来增益文采，寄托比喻来表达心志。

现在写颂作赋的人，追求巧辩佞屈晦涩的词藻，竞相铺陈诬罔无稽的事，希图以怪诞见称于世。愚蠢的百姓或士人，跟着赞叹称奇，这是违背率性童心的思维，而助长不

不诚之言者也。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列士也。

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违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

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伤丧纪以言孝，盛饗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

今多奸谀以取媚，挠法以便佞，苟得之徒，从而贤之，此灭贞良之行，而开乱危之原者也。五者，外虽有振贤才之虚誉，而内有伤道德之至实。

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务，而暗君之所固也。虽未即于篡弑，然亦乱道之渐来也。

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因随君之好，从利以生者也。是故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且冻馁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温饱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贤不肖也，祸福之所，势不得无然尔。故明君在

诚实文风的。在父母面前尽孝，在家中端正品行，这才称得上是品德高尚的士子。

现在却以广交朋友来联结党羽，欺世盗名来求得闻达，夸饰末节的人，跟着推崇，这是违反贞直之士的节操，而眩惑世俗人心的。尽心颐养尊亲，对之言听计从，这才叫孝行。

现在很多人却违逆其心意，俭约其饮食，等待其去世。去世之后，却大肆操办丧葬之礼以显示孝行，盛筵待客以求得孝名，不别善恶的人，跟着称道，这是最可哀痛的搞乱孝悌本意、贻误后人的行为。忠诚正直来服务于君主，伸张法纪来治理下民，这才是官员的行为。

现在却奸佞阿谀来求得宠幸，扰乱法律来谋求私惠，患得患失的人，跟着赞誉，这是毁坏忠贞贤良美行，导致危国乱民之患的根源。这五种行为，表面上虽然有张大贤能的虚名，实际上却有损害道德的真正内容。

以上所言八个方面，都是使世道衰微，而昏暗君主更加蔽固的，虽然未必马上导致篡位被杀之祸，可确实是扰乱秩序的潜在因素。

促使本末消长的关键在于君主，这不是下层民众所能转移的。百姓总是追随着君主的好恶，争逐利益以求生存的。所以如果抓住根本，那么就是虚伪的人也都要归于本业；如果着力末作，那么就是敦厚恭谨的人也会去追逐末业。再说，百姓是不能千方百计摆脱挨饿受冻处境，去争得安居乐业的环境的。在衰落昏暗的世道，务本还是逐末，不一定就能区分出贤能还是庸劣，原因在于或是得福或是取祸，使人不得不如此而已。因